

9月22日《新民晚报》300万今年进藏游客超西藏本地》报道中披露:西藏人口281万,今年1-9月旅游人数已超300万。

西藏旅游的繁荣固然可喜,然而,笔者也为之忧啊!

进藏旅游的人数日益增长,已经到了“反客为主”的程度。那么,长此以往,令人神往的雪域高原,还能神秘几多时日?那高耸的布达拉宫,又还能宁静几多时日?造物主精心雕凿数亿年的自然美景,会不会消失于瞬间?前辈能工巧匠的耗尽心血的建筑精品,会不会因瞻仰者过多而不堪重负?岂能不忧!

以广阔的西陲为例:笔者曾漫步于尚未开发时的魔鬼城。那克拉玛依市乌尔禾乡东南3公里处的戈壁台地,被狂风雕琢得奇形怪状:龇牙咧嘴,状如怪兽;危台高耸,垛堞分明。血红、湛

早上去买菜,遇上门卫。“你要不要那只猫?”她一边扫地,一边漫不经心地问我。猫?哪来的猫?

转身,果然。一楼的防盗窗下,一根长长的尼龙绳子上,系着一只猫,一只小花猫。白毛,背部、脸、耳朵上染着点淡褐色,挺漂亮的一只猫。

“人家不要它了,在这儿叫了一夜……”她说。

看我盯着它,它“喵喵”了几声,沙哑的嗓子,像哭。两只玻璃眼,可怜兮兮地望着我,弃婴似的。倘是弃婴,它会被好心人抱走,或被福利院领养,但,它只是一只猫……我想起了女儿,刚刚一包奶,一个面包,欢欢喜喜上学去了。是刹那间的悲悯,我决定,收养它。

先来个洗礼,脱胎换骨,从此后,它便光荣地成为我家的一员。洗澡水冲呀冲,用女儿的洗发香波沫呀抹。它开始并不配合,一个劲地往后缩,后来见我没伤害它的意思,就不太反抗了。看起来白白的一只猫,竟洗下那么多黑水。

今宵打谜
陆影
三日
(保健饮料)
昨日谜面:著作等身(三字财经用语)
谜底:成本高(注:本,书本)

写了花、鸟、虫,今天写篇“说鱼”。

从小到大,花鸟市场一直是我的迷宫。从苏州的皮市街、观前街到上海的江阴路、老城隍庙花鸟市场,我一进去就出不来。鱼是一个不太张扬的角色,但也是不可缺少的宠物。

我对鱼的青睐,是受法国著名科幻作家凡尔纳《海底二万里》的影响。这部小说不仅塑造了尼摩船长这一艺术典型,而且让我探寻到海底的秘密,那形形色色的鱼类,让我大开眼界。庞然大物的鲸鱼(虽然不属鱼类,但其形似鱼,又有鱼之名),让我感受到鱼的魅力无穷。后来我又读到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的《美人鱼》,再次让我感受到鱼的可爱与执著。

旅游,请你停停步

老九
蓝、洁白、橙黄的各种石子,宛如魔女遗珠,更增添了几许神秘色彩。然而今年故地重游,但见门面气派了,停车场扩大了,人气旺盛了,但是棱角分明的土台,成了圆形的“坟堆”,松软的黄土中再也看不到一粒彩色的石子……

在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——高昌古国,笔者迢迢千里奔波后存于脑海的,也只有那昏昏日光下没过脚背的浮土,和耳边回响的叫卖声……

笔者曾以朝圣的心态走进心仪多年的敦煌,然而所见的是:沉醉于石雕石刻之间者寥寥,迷恋于

出浴后,用一条旧毛巾把它包起来,放在铺了棉絮的盒子里,再倒牛奶给它喝。它喝着奶,好奇地打量四周。上小饭店铲了一大包卫生间的。

中午买鱼,尾和鳍分给它吃。它风卷残云,一点儿没剩。晚上,用牛肉片、面包喂它。它跳进我的掌心,吃得津津有味。女儿围着它,不停地笑。我说,小猫跟你一样。今后,你吃啥,它也吃啥,它没有妈妈,咱要关心它。苦尽甘来,小花猫成了幸福家庭的一员。

吃饱了,喝足了,它的生活追求也水涨船高。闲来无事,它追着一个球跑,先是左一下右一下地拍球,再猛地一击;球跑了,它狂追,是刹那间的悲悯,我决来咬去,身手不凡。

它在花盆间悠闲地踱步,蹲在鱼缸边上,看金鱼缸来游去,把爪子放在鱼缸壁上,馋馋地,摸呀摸。然而一个在地,一个在水,那美丽的鱼,是镜中花,水中月,墙上饼。它看了又看,摸了又摸,“喵喵”几声,叹口气,走了。其实,它的伙食,比起那几条金鱼,味道要好得多。

见我按鼠标,它跳将上来,学着,用爪子一按——完了,刚打开的窗口,关掉了!我生气地一把擒了它,丢到地上:“凑什么热闹?”它冲我“喵喵”两声:“好戏也有错?”

见我双手在键盘上劈里啪啦,它看了一会儿,又按不住好奇,一下跳上键

中学时代,我开始养鱼,先是养金鱼,后来又养起热带鱼。先养鹤顶红、珍珠鳞、朝天龙、水泡眼……后来又养过神仙鱼、孔雀鱼、地图鱼、凤凰鱼。不过,养鱼有趣,但很费时。换水是个麻烦事,自来水还要放上一两天才能养鱼。功课一多,就把换水的事忘在脑后。少年时代的养鱼不成气候,人到中年,公务缠身,养鱼只能作罢。

我好旅游,每次出外观光,有鱼的地方是必去的。

在上世纪60年代,人民公园的水池里鱼很多,你带上面包去喂鱼,一大群鱼见了面包争抢而食,场面颇为壮观。而在豫园九曲桥边喂鱼,更是一件乐事。

飞天壁画之前者寥寥,只有莫高窟前游客留影的灯光闪亮、栈道上游客前呼后拥呼啸而过的身影与肃穆深沉的文化在碰撞……

“不来遗憾,来了更遗憾。”旅游归来作如是想,能不令人忧么?

“上车睡觉,下车尿尿,景点拍照,回来什么都不不知道。”旅游民谣如是唱,能不令人忧么?

这是旅游者的初衷么?这就是旅游的结果么?我们当扪心自问。

自然景观,是大自然赐与人类的宝藏,不能再生;文化景观,是人类进步造就的宝藏,也不能重现。过度的旅游,往往在几十年内,甚至几年内就将这一切毁灭!

爱她,就让她安宁吧;爱她,就与她保持一些距离吧!旅游,请你停停步吧!

邻居张老伯在阳台上养鸽多年了。大约是因为阳台上有鸽食的缘故,常引得麻雀来觅食。一天,张老伯被它们搅得烦了,用计逮着了10只,把它们关在一个大鸟笼子里。

正当张老伯抚着笼子,得意地欣赏他的“战利品”时,想不到另一些被惊飞的麻雀非但没有远避,反而围着阳台飞来飞去,朝着他“叽叽喳喳”地叫个不停。待到第2天、第3天,飞来的麻雀往来如梭,越来越多。它们聚集在对面的大树上,拍着翅膀,一直冲着他叫。有的竟然鸣叫着从阳台前掠过,显然是对张老伯关押它们的同类表示强烈的



郑辛遥
埋怨就像骑木马,让你有事做,但不会前进一步。

盘,用爪子也在上面劈里啪啦。我正要打一个“!”,被它一爪子,变成了“拈花惹草”。我一边把它往下赶,一边就笑弯了腰。

真是太宠它了。夜里,它跳到我的床头,守着我,蜷成一团。我一伸胳膊,便摸到毛茸茸的一团,暖暖的。开灯一看,右边是女儿,左边是猫,都闭着眼,睡得一样香甜。

后来我去杭州花港观鱼,去北京昆明湖赏鱼,去宁波东钱湖观鱼,去济南趵突泉看鱼……

而窃以为,最好看的有两处:一是云南丽江的黑龙潭,在碧水澄澈的水中,众鱼嬉游而至,令人赏心悦目。二是香港的海洋公园,其内有海洋馆、鲨鱼馆、浪涛馆与海洋剧场。海洋玻璃馆池内有400多种鱼类,可供游客尽情欣赏其优美的游姿。

两年前,我随上海一个宠物代表团访问台湾,在那见到了不少天然鱼港,无论是台北、嘉义、台南还是花莲、高雄,那里的红鲤鱼让人目不暇接,其鱼身价也很昂贵,一条鱼值三四万台币。

寒舍的走廊进口处装有铁门。铁门内住有两户人家,共7口人。寒舍3口,芳邻4口。

虽仅7口人,但每天进出频繁,铁门开、关声不绝。有一天,我稍作“不完全统计”,自早晨7:15犬子上学算起,至夜11:40我入睡前止,前后共听到铁门声响108回!

由于我终日缠绵病榻,就时时与铁门声相伴。久之,即便闭上眼睛,也能分辨出进来的是哪位,出门的是何人。

7人中关门声最响的有两人。一是邻家美妇,40出头的民企老板。她整

不满!但反正谁也听不懂麻雀的叫声,张老伯也不在意。然而未曾料到,到第4天,张老伯竟在自家阳台的水斗发现了两只刚孵出壳却已死去的小雏雀。至此他才意识到可能是逮着了麻雀妈妈,因而导致了雏雀的断食而死。其他的麻雀竟然会把死去的雏雀衔来向他陈尸抗议!这时,张老伯终于从麻雀的“叽叽喳喳”声里,听出了充满悲愤的谴责。

张老伯开启了大鸟笼的门,放飞了关在里面的全部麻雀。笼里的雀儿飞走了,外面的雀儿也飞走了,阳台上终于再也没有了喧闹。

箬笠,亦称斗笠。旧时乡间竹篾师傅右手持竹刀,左手握竹竿,顷刻之间,竹竿剖成竹条,竹条又被剖成薄片状细长竹篾。此竹篾,带皮的最外面一层称篾青,韧性及质地最佳,其余的叫篾黄。然后用篾青编成帽状外骨架,篾黄编成帽状内骨架。骨架夹层则铺衬裹粽子的箬叶,然后用竹篾封边收口,至此,一顶箬笠就算完工了。尺寸可大可小,以适应不同人群和不同用途。考究一点的,外表面再抹上桐油,油光闪亮,美观



一天晚上,我到新四军老战士某客厅小坐。某公正在收看电视新闻综合频道“案件聚焦”节目。忽见一歹徒,从老庙黄金店柜台上抓起一个价值

18万元的金条,拔腿就跑。某公随口说了一句:“这个家伙贼胆也太大了!”

读高中的孙子道:“这个贼胆子还不算太大,北京一个姓郑的药监局局长竟敢受贿几百万,那才真叫胆子大!”爷爷,你打过仗,也拼过刺刀,你有这么大的胆子吗?”

某公反问道:“无畏和无耻是一回事吗?”

在鱼池内见其摇尾戏耍、舒展自如之游姿,真是可爱至极。

养鱼,其实是养心之举。人到中年,不如意事总有七八。烦心之际,你静静地观赏鱼儿自由自在嬉戏,在有限的空间,寻求它无限的快乐,这是鱼知足常乐之表现。更可贵的,是鱼的哲学,从不追求完美,而是适应环境。面对鱼的自得其乐,人烦躁的心也会渐渐地平静下来。让你在沉思中反省自己的过失,教会你运用自如地悠闲生活。浮躁、发怒是多么不理智的失态,面对光怪陆离的世界,鱼儿安于现状,自找乐趣,人类难道不应该从中汲取一点教益吗?

天忙碌于公司和家中,每天开着私家车进进出出,来去匆匆。她干练直爽,快人快语快步。从其莲步节奏,便能感觉出她是一位自信果断的女人。她的关

铁门声响

陈绍勇
门之声如同其人——干净利索,丝毫不拖泥带水。关门声最响的另一人是犬子。他年方十四,顽劣,正是说话没大小、做事无轻重的年龄。他关铁门如掷铁饼,能让屋顶的风扇都颤动。每回铁门声巨响,只须举头望屋顶,便知即是犬子。

关门声最轻的也有两人。一是美妇之夫,七尺汉子。他关门总是异乎寻常小心,声音极其轻微。也许是职业使然,使他关门如同办案取证,小心谨慎;进出总是轻手轻脚,一如保护案发现场。

关门声最轻的另一人是美妇之母。七旬老人的她步履轻盈,动作舒缓,关门总是“掩上”,绝不是“碰上”。

关门声最为适度的同样也有两人。一是邻家小

且更加耐用。当年箬笠较雨伞价廉得多,约1角钱就可买一顶,是江南农家不可或缺的雨具。读书郎戴箬笠赤脚上学,牧鹅少年戴箬笠牧鹅,放牛娃戴箬笠牵牛鼻子,渔翁戴箬笠、穿蓑衣、下渔网垂钓竿,即是一幅箬笠渔翁图了——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唐朝张志和的《渔歌子》遂成千古绝唱。

其实,箬笠只是平民的用品,虽然封建文人将它描写得诗情画意,头顶箬笠的劳动大众却是在风雨中辛苦劳作的。舒伯特一生创作了600多首艺术歌曲,也许是西方众多古典作曲家中绝无仅有的。他的歌曲旋律抒情而浪漫、甜美而恬静,在纯朴安谧的趣韵下,氤氲着淡淡的忧伤,给人以温暖和意蕴无限,遐思翩翩。因此他的艺术歌曲一直受人喜爱,咏唱至今。倘然在夕阳返照的树林里,微风拂柳的小河边,抑或独在静街的行吟中,耳边萦绕着一支舒伯特歌曲的旋律,那么你的心就会顷刻变得安恬宁静,一切的烦恼和劳累化作云烟而飘散。

我听过很多歌唱家演唱舒伯特的艺术歌曲,还记得那首《小夜曲》吗?“我的歌声穿过黑夜,向你轻轻飞去。在这幽静的小树林里,爱我我等待你。树梢在耳语,没有人来打扰我们,亲爱的,别顾虑……”那天使般优雅纯净而浪漫的音乐,美得令人心也要为之碎了。更有《圣母颂》《死神与少女》《摇篮曲》《鳟鱼》《春之歌》《图勒王》等等,每一首皆无比精致美妙,简直有如我读过的一首首南宋小词:“江上柳如烟,雁飞残月天”;“谁道闲情抛弃久,每到春来,悵悵依依旧”;“无言独上西楼,月如钩,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”;回味无穷,余韵悠悠。

前不久我觅购到阿美玲演唱的舒伯特艺术歌曲碟片,欣喜不已。放听之下,洵感别开生面、不同凡响。她的音色晶莹剔透,犹如炫光照射在水晶上一般,瑰璨绚烂,“犹春莺啼于晨霞之中”。感情真挚饱满,音质腴美厚实,又不失温婉旖旎。我敢说,阿美玲的演唱气质和嗓音素质,十分切合舒伯特歌曲纯天然、深邃温雅的内涵气韵。不信,你听听她唱的《圣母颂》。

阿美玲乃20世纪90年代活跃于国际音坛的荷兰抒情女高音歌唱家,曾两度来华讲学授课。对于艺术歌曲,她非常重视演唱时的伴奏。认为伴奏不只是配合、烘托,而是与歌唱融于一体。因此,听她的演唱,伴奏与之珠联璧合、天衣无缝,仿如两流交汇、双龙戏珠,由此更能味尝艺术歌曲的真谛。或许,这便是阿美玲演唱舒伯特的独到之处,而令聆听者心心相印。

子,他年近弱冠,正念高三。其人说话有礼,做事得体。他关门如同做一选择题,自信之中带些许谨慎。

关门最为适度的另一人,便是我家那位。但她有别于邻家小子的是,每回开门前,总是先在原地双脚用力跺两下,而后再进门。那是长期生活在农场养成的习惯,进城20年犹未改变——恐怕将鞋底的泥土带进了屋。

福尔摩斯初见华生便指着他说:“你是一个军医,你从阿富汗来。”这可让华生吓了一大跳。

日后,华生才明白,神探依据他身上的“蛛丝马迹”的推理虽无懈可击,却也非常简单。

有道说,“世事洞明皆学问”,一点不假。又有人说过:“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,也不是有权人的世界。这个世界是有心人的世界。”诚哉斯言!愿大家都能做个有心人。当然,这个心,也应包括爱心、孝心和同情之心。

阿美玲唱舒伯特

七夕会

影音方园